

醫學訪察的記憶：日治時期杜聰明歐美之旅的敘事策略*

林淑慧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教授

摘要

台灣日治時期遠至歐美各國的遊記難得留存，《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蘊含知識菁英在離台及歸返之後的衝擊。從作者學養、文化資本及旅遊動機等出發前的面向，到行程設計、參觀地景、與當地人互動的過程，皆呈現旅遊與敘事的密切關聯。回歸之後的旅遊書寫，更因比較文化差異而改變自我的視界。本文以杜聰明的遊記為主要研究素材，並參酌回憶錄、家書、考察報告、報紙等資料，分析旅外的體驗。杜聰明以旅遊回憶的寫作手法，描述日治時期首次至歐美旅遊經歷及感受，所流露的世界觀為旅人回歸後的省思。遊記不僅再現歐美醫學現代性，且隱含醫學與帝國的關聯。藉由醫學教育與人物的面向，詮釋杜聰明遠赴歐美歷時兩年半的旅遊考察與反思，以呈現台灣日治時期旅外遊記的特殊質性。

關鍵詞：遊記、記憶、空間移動、敘事、殖民現代性

* 感謝兩位審查人費心提供寶貴意見，實裨益於論文的修改。本文為國科會專題計畫：「歐美見聞的敘事策略：台灣日治時期知識菁英的旅行論述」（NSC 102-2410-H-003-114-MY2）的部分成果。

The Memories of Medical Pilgrimage:

Dr. Tsungming Tu's Narrative Tactics of Travel Writings about Europe and America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Lin Shu-Hu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ravel writings about western countries are rarely seen and preserved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Dr. Tsungming Tu's World Travel Notes*, one of Taiwan's few remaining works, demonstrates how traveling abroad could influence the writer's thoughts. In the book, all the details related to the journey—ranging from the writer's knowledge, cultural capital, travel motives, to itinerary plannings, scenery visits and interactions with the indigenous people—indicate that travel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narratives. Through travel writings, Dr. Tu experienc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his hometown, while reflecting upon his life stories, and further gaining a new perspective on life and the world.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Dr. Tu viewed the modernity of western societies, and to analyze his narrative tactics so as to unveil the symbolic implications hidden between the lines. Through compiling his travelogues, medical observation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writings, the paper is expected to present the general features of exotic travel writing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Keywords: Travel Notes, Memories, Space Shift, Narratives, Colonial Modernity

醫學訪察的記憶：日治時期杜聰明歐美之旅的敘事策略

一、前言

台灣日治時期旅遊活動多以臨近台灣的區域為主，遊記則以日本、中國及東南亞等地為記錄見聞的主要場景¹，遠至歐美各國的遊記較少見。據1941（昭和十六）年《台灣歐美同學會名簿》統計，日治時期留學歐洲的學生約22人，留學美國31人。²當時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人數極為有限，書寫旅遊見聞者更屬難得。其中杜聰明（1893-1986）不僅至歐美留學考察，且撰寫諸多旅遊紀錄，經後人編纂而成《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提供分析旅外體驗文化差異的研究文本。此書所收錄〈第一次歐美留學之印象〉為杜聰明以旅遊回憶的寫作手法，描述日治時期首次至歐美旅遊經歷及感受，隱含醫學教育及人物形象等論述。杜聰明於歐美留學時，書寫約百餘封家書匯集成「第一次歐米留學中ノ家信」，收錄於《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書中並詳細註明第幾封信、書寫日期、從何地寄出，以及杜聰明當時身分與年齡。除書信體外，杜聰明多次至國外出差、出席醫學會，旅程結束後皆撰寫詳細的考察報告。內容包括會議上所討論的事項，也描述當地人的生活情形、衛生醫療設施及醫療教學制度，故作為本論文主要的研究素材。

為取得第一手文獻，先蒐尋作者撰述、主編或傳記資料等相關書籍，如《杜聰明言論集》5冊（1955-1982），為杜氏籌創高醫的隔年所編纂，多是關於求學、研究、出國考察以及會議致詞等文獻。同時蒐集杜聰明的漢詩、《回憶錄》（1989）、《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2005）、《杜聰明先生榮哀錄》（1986）及相關的論著、期刊等參考資料。近年來「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彙集杜聰明家世背景、求學歷程等珍貴作品、家書及家族照片，編

1 葉龍彥，〈日治時期台灣觀光行程之研究〉，《台北文獻》145期（2003.09），頁91-95。

2 杜聰明，《台灣歐美同學會名簿》（台北：台灣歐美同學會，1941），頁2-7。

輯成多部書籍。感謝杜聰明的女兒杜淑純女士，即現任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董事長的協助，致贈該會所出版的各類書籍，並提供若干第一手訊息，而得以另類閱讀理解這些遊記。除了細讀《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之外，同時遍覽作者所撰或編著的言論集、家族資料等，並廣泛瀏覽與此主題相關的日治時期報刊雜誌及文獻資料。目前有關杜聰明的研究成果，多集中於探討醫學事業的學術貢獻。回顧醫學史領域的研究主題，如范燕秋在《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分析殖民者如何在台灣維持健康的優越性、台灣醫師如何運用社會醫學爭取政治權力等。朱真一在〈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五）第一位官派到歐美的杜聰明博士（1）〉述及杜聰明博士為第一位官派到歐美的醫學博士，並簡析其考察之旅的過程。另許宏彬（2004）從國家社會外部脈絡、實驗室內日常操作、知識生產細部考查以及科學研究與科學家性格等層面加以探討。並認為若只是單純的將科學活動視為實驗室裡的行為，將忽略其他多元面向對於杜聰明的影響。³楊倍昌分析杜聰明的科學立場，討論其醫藥合一和主張實驗治療學的研究方法，思考中醫體制和現代化過程中所需解決的問題。⁴雷祥麟提出「創造價值」的理解架構，分析杜聰明不不同於東亞絕大多數的現代論者，他相信漢醫藥中還存有許多既有的研究方法所難以充分實現的價值，因而需要發展新的科學研究方法來嘗試將它們付諸實現。學術界對於杜聰明的研究，多從醫學的專業貢獻，褒貶評論杜氏於醫學史的地位。另有學者主張相較於杜聰明一生豐富而極有意義的歷程，「若以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觀察，目前的成果卻是十分地有限，可發揮的空間還相當廣大。」⁵這些專著為進一步探討杜聰明的作品，提供相關的研究成果。

回顧旅遊書寫的研究，廖炳惠《另類現代情》收錄以吳濁流《南京雜感》為例，深入分析台灣另類現代性的相關議題。此遊記呈現作者不斷透過歷史與現狀、古詩意境與自然景觀、南京與台灣（或大阪）、文化與服飾、人物及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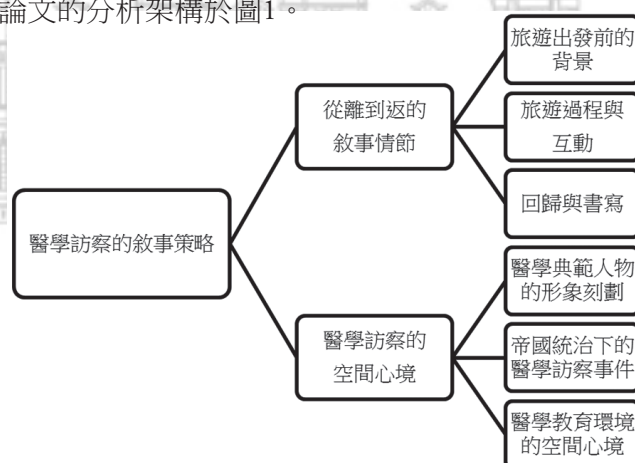
3 許宏彬，〈誰的杜聰明？從科學家的自我書寫出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4期（2004.06），頁150-157。

4 楊倍昌，〈杜聰明對漢醫學的科學想像與中醫體制化〉，「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第三屆年會」論文（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主辦，2011.05），頁1-24。

5 鄭志敏，〈杜聰明與台灣醫療史之研究〉（台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2005.04），頁3。

生活方式，去鋪陳所看到的中國性格；在欣賞、感嘆之餘，卻流露出文化批判與比較研究的距離。⁶ 以台灣為舞台的旅遊書寫研究，多著重於各國人士來台的遊記。如邱若山在《殖民地之旅》序言提到，從1920年佐藤春夫的台灣之旅中解讀觸景傷情的戀情投射、對南國的異國情調，又以記者角度批判、分析旅途的見聞。又如林欣宜在〈麥格麗琪（Millicent M. McClatchie）旅行遊記所見之1895年的台灣〉提到英國傳教士麥格麗琪旅居淡水時，描寫1895年於台灣的所見所聞等，皆是旅台遊記的研究成果。然而，台灣日治時期的歐美之旅的書寫，除林獻堂的《環球遊記》外，卻較少受到研究者的關注。⁷ 受到當時經濟條件等因素的限制，長途旅遊考察的機會實屬難得；近年台灣旅遊研究的議題雖日漸熱絡，但對於日治時期遠赴歐美的遊記研究仍待爬梳詮釋。林鎮山引介敘事學理論於文學詮釋的應用，實有助於敘事文本的分析。⁸ 旅遊書寫亦為敘事文本，故以杜聰明32歲歐美醫學訪察之旅為例，探討其敘事策略的特色。作者究竟如何鋪陳從離到返的敘事情節？再者，醫學訪察的空間心境反映於人、事及景物等各層面，作者如何藉由遊記典範人物的刻劃表達效法的理念？此趟日治中期遠離台灣的醫學訪察事件又蘊含何種空間意義？在觀摩各國的醫學教學環境之後，又如何藉由遊記傳達空間心境？為探討杜聰明醫學訪察的敘事策略，故呈現本論文的分析架構於圖1。

圖1 論文架構圖



6 廖炳惠，〈異國記憶與另類現代性：試探吳濁流的《南京雜感》〉，《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1.06），頁10-41。

7 日治時期遠赴美旅遊者，除林獻堂、杜聰明外，另有顏國年《最近歐美旅行記》、雞籠生《海外見聞錄》等人，林淑慧，《旅人心境：台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02）。

8 林鎮山，《離散·家國·敘述：當代台灣小說論述》（台北：前衛出版社，2006.07）。

就台灣旅遊文學與文化史而言，日治時期知識菁英的歐美見聞，實蘊藏諸多值得探討的議題。這段壯年時期的訪察之旅，為杜聰明生命中的特殊經驗，故藉由分析遊記觀摩現代醫學的旅行敘事及反思論述等層面，以詮釋杜聰明歐美之旅書寫的特殊質性。

二、從離到返的敘事情節

從閱讀杜聰明於台灣日治時期的歐美見聞，得以感受其觀摩現代醫學的敘事策略及跨界意識。因旅遊書寫具敘事的時間性，故本節從出發前的背景、旅遊過程、互動回歸與書寫等面向加以分析。

（一）旅遊出發前的背景

就遊記的撰寫背景而言，關注於作者的學養、文化資本與旅遊動機及目的，以呈現其旅遊敘事的位置。日人所編《台灣人士鑑》如何評介杜聰明？此書首先從家世背景敘述他生於明治26年（1893）8月25日，為杜日鳳的三男。曾就讀淡水公學校，於台灣醫學校的預科及本科皆第一名畢業。大正4-5年（1915-1916）在京都帝大醫學部醫科研究內科學，大正6-11年（1917-1922）於研究科專攻藥物學，於12月16日獲頒醫學博士學位。強調將杜聰明定位為朝鮮及中國等地獲得日本醫學博士的第一位，並褒揚他為篤學溫厚的紳士。⁹此視角顯現從殖民者的位置而言，與朝鮮殖民地醫學博士相比較；同時分析因總督府的資源協助，始能累積其醫學成就。杜聰明曾赴日本京都帝大留學，期間所撰遊記多回憶於比較醫學部的學習環境、或是於京都市及大阪學習與生活，以及留學生彼此的交往情形。

台灣日治時期留學生出國的目的地大多是日本，至歐美留學為少數。杜聰明學成歸國後任醫專教授時代，於大正14年（1925）遠赴歐美歷時兩年半的旅行，主要是考察歐美之醫學設施，並參觀各大學醫學院及藥理學教授之研究情形。此次前往歐美考察的經費支助單位為台北帝國大學，原本因醫學部的成立所需；但後來台北帝大以基礎科學及人文科學為主，醫學部終止創設，故由帝

9 台灣新民報社編，《台灣人士鑑》（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4.03），頁146。

大理農部支付其留學考察經費。初期由於派出的教授員額較少，所以經費充裕；但後期理農部派出的教授增多，而使杜聰明的研究經費縮減。¹⁰ 因當時留學歐美是稀罕且光榮的，所以他特地到各科級學寮向職員及學生道別。¹¹ 杜聰明先與二兄家齊、侄麗水及妻雙隨等親人拍攝紀念照，又參加友朋為他舉辦的歐美之行餞別會（圖2、3），又訪長野純藏前校長，並與細菌學者猪股義讓餞別。杜聰明曾於〈杜林雙隨傳〉收錄「大夢行」一詩：

夫婿兩年歐美行，長男長女初出生，
雙肩獨負家中務，難忘香港迎我情。¹²



圖2 啟程至歐美留學前。攝於大正街五條通，前排左為杜林雙隨與長女杜淑純，右為杜聰明與長子杜祖智。資料來源：杜淑純，《臺灣現代醫學之父——杜聰明博士留真集》（台北：杜聰明基金會，2011.10）。



圖3 1926年杜聰明歐美視察餞別紀念。資料來源：《臺灣現代醫學之父——杜聰明博士留真集》

- 10 杜聰明著，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2012），頁42。
 11 朱真一，〈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五）第一位官派到歐美的杜聰明博士（1）〉，《台灣醫界》44卷12期（2001.12），頁68-69。
 12 杜聰明著，杜淑純編，《杜聰明（墨寶漢詩）紀念輯》（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2008），頁143-144。

此詩呈現林雙隨於杜聰明訪美期間為家庭全力付出，才得以成就此歐美訪問之旅。此文又記錄行前受伊澤修二總督特別召見，聆聽訓辭與祝福。¹³ 如此慎重其事，呈現此行受官方的託負。

對旅人而言，旅遊時若能使用當地語言，在理解異文化上有很大的助益。杜聰明積極學習德語、英語、法語，為日後旅行奠定所需的外語能力。他曾提及早在京都帝大醫學部就讀期間，六年內夜間皆前往聖護院校，向德國派來日本的宣教師Schiller學習獨乙語（即德語），由於此位教師的薰陶，外國人常稱讚杜聰明德語發音。至於在英語方面所回憶的學習歷程為：曾參加艋舺禮拜堂柯維師先生之講習會，又在京都向一位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教師學英文；回台灣以後參加英文教師講習會，或與個別教授練習會話。此外，在學習法文方面，最初受教於尾崎良純教授，後於夏季休暇至大阪，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學習德文，下午四時至六時學習法文初步，回台灣再認真學法文。¹⁴ 杜聰明到歐美考察之前，已先學習歐美語言，出國後又繼續進修。例如他於美國留學時期，在馬偕醫院外國人宣教師宿舍向吳牧師娘請益英語，學習的地點有時在客廳、或在廚房後廳，以避免來客打擾之麻煩。又曾與房東夫人共讀英文聖經，並與許多英文教師一起研究英文。1927年夏季起，在巴黎七個月，入夏季講習會與林柏壽同班學習法文以外，再向法國教授學習會話。¹⁵ 從以上資料得知，杜聰明費心學習語言的過程，他至歐美旅遊前已具備英、德、法語的能力，實有助於異地觀摩醫學領域的專業知識，並得以實際與當地人交流互動。

杜聰明能出國考察，實得助於台北帝國大學在外研究員的制度。此制度明訪留外訪問研究時程最長2年2個月，最短8個月，平均為1年7個月，指定國為英、美、德、法國等。¹⁶ 杜聰明善用此制度，向農學院申請在外研究員，以「植物學」為名義從事醫學訪問，直至1928年1月才回台。1925年12月19日先從台灣出發至日本，又於大正15年（1926）1月8日由日本橫濱出帆到美國，最

13 同註10，頁42-43。

14 同註10，頁29。

15 杜聰明，《杜聰明言論集5》（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2011.04），頁61-62。

16 李恒全，〈台北帝國大學成立史に関する一考察〉，《神戸大学発達科学部研究紀要》14卷1期（2006.10），頁50。

後在昭和3年（1928）4月11日回到台灣。兩年五個月的旅途主要停留美國半年、英國四個月、德國一年、法國六個月。¹⁷長期遠赴歐美進修考察的動機，主要為觀摩醫學設施，參觀各大學醫學院及藥理學教授之研究情形，並從中尋求理想的實驗方法，如此跨國再進修之旅於日治時期實較為罕見。

（二）旅遊過程與互動

旅遊過程包括行程設計、參觀地景、與當地人的互動等層面。杜聰明於遊記中詳細記載正月初前往東京，自橫濱港乘太洋丸出帆，在船內認識台北三井物產茶業中憲太郎及京都帝國大學時代的舊友原正平博士等日本朋友。又記錄當時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如黃朝琴夫婦、楊仲鯨、顏春安、郭媽西、吳錫源、李昆玉，並於紐約日本料亭組織台灣歐美同學會。與羅萬俤前往歐洲時，再聯絡林伯壽、黃聯鑣等，回台後多年在台灣繼續舉辦歐美同學會。¹⁸旅歐途中與人物互動方面，如在巴黎遇林獻堂先生偕其公子林猶龍，恰巧周遊世界來到巴黎。¹⁹此外，在瑞士旅行曾訪問林爾嘉先生，並敘述此位台灣名人因患肺結核病而到瑞士療養。杜聰明欣喜於異鄉巧遇友朋，於旅途中與各界人物的交流透顯其關係網絡。（見圖4）



圖4 與日本基督教協會合影。資料來源：《臺灣現代醫學之父——杜聰明博士留真集》

17 杜聰明，〈第四次北美旅行之見聞〉，《台灣科學》24卷3、4合併號（1970.12），頁56。

18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44-45。

19 杜聰明，《中西醫學史略》（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2011），頁144。

圖4為1926年2月3日與日本基督教協會會員攝於芝加哥。至於留學歐美的合照見圖5，照片前排左起黃朝琴夫婦、杜聰明；中排左起：羅萬陣、馬郭西、李昆玉，後排左起：劉清風、吳錫源。當時留學歐美人士多曾與他聯繫，1941年出版的《台灣歐美同學會名簿》，即是由杜聰明編纂而成。

杜聰明此行主要參訪大學及研究單位，曾至美國賓州大學Richards教授的實驗室及藥理科，觀摩其教學及研究，一個月餘轉至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藥物學教室。在費城，亦到克里夫蘭、底特律、多倫多等各處參觀研究。他於昭和元年（1926）4月2日拜訪紐約Rockefeller研究所的野口英世，因曾閱讀其傳記及聆聽演講而敬仰他，所以此次請託安排會面傳授相關專業醫學知識。²⁰於美國較特殊的活動為當年7月奉台灣總督府之命，代表日本政府參加5日至9日在費城舉行的世界麻藥教育會議（First World Conference on Narcotic Education），大會在8日專門為他安排一場演講，題目是「台灣的鴉片問題」。杜氏全程用英語演說，向國際宣揚台灣鴉片漸禁政策的防治效果，並在演講的最後出示杜氏翻譯的公學校教本「阿片歌」。²¹他強調教育於戒毒成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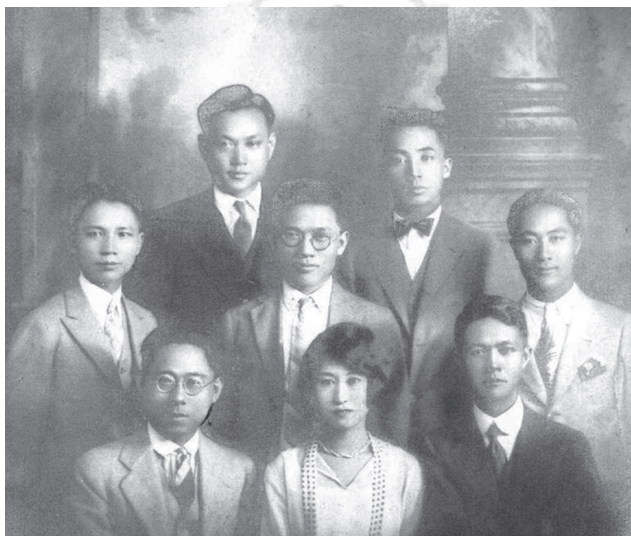


圖5 歐美同學會合照。資料來源：《臺灣現代醫學之父——杜聰明博士留真集》

20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46。

21 台灣的鴉片癮治療史上，雖然杜聰明的貢獻無庸置疑，但在他之前的降筆會戒菸運動，牛罵頭改菸局，和林清月的成果，亦不應被忽視。朱迺欣，〈杜聰明與早期民間戒烟運動和鴉片癮治療〉，《台灣神經學學會神經學雜誌》17卷1期（2008.03），頁67-69。

的重要性，此場演講受到高度關注而為報紙記者所報導，實質上亦加強他與總督府的關係。

杜聰明離開紐約後經英國、法國、荷蘭再到德國漢堡，又至丹麥及瑞典再到柏林，並專程在法國巴黎大學醫學院聽課，也曾到奧地利、瑞士及義大利參觀。本文依據《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杜聰明回憶錄》、《言論集》、〈歐美醫學視察談〉及杜聰明家書、手稿整理考證其旅遊行程。（詳參附表：杜聰明日治時期歐美大學之旅主要行程表）杜聰明在德國則聆聽系列有機化學課及研究台灣產八角蓮，並參觀各城市及產業，

如萊比錫、慕尼黑及Merck、Bayer等製藥公司、顯微鏡公司等。²² 1928年3月乘箱崎丸，一個月後抵達香港，妻子雙隨亦從台灣乘船到香港迎接，經廈門受到旭瀛書院院長岡本要八郎先生的歡迎，參觀歐美等城市後，4月11日安全抵達基隆港，完成兩年四個月的留學生活。為回溯杜聰明旅遊的主要地點，推測其日治時期主要停留於北美及歐洲城市以衛星定位法繪製（見下頁圖7、圖8）。

從圖7、圖8得知杜聰明除了以北美主要醫學機構及大學為主要考察的核心，又遠赴英、法、德等國，並旁及比利時、荷蘭、丹麥等歐洲國家，所到之處及行程拜訪多所大學、實驗室以及藥理學教室。此趟旅程除觀摩歐美醫學設施及教育制度之外，更將重心置於實際拜訪歐美各地的醫學專家，如到北歐諾貝爾獎得主生理學大家August Krogh先生的研究室，即是專業的參訪。又特



圖6 《紐約時報》刊登1926年7月9日杜聰明的演講。資料來源：《一代醫人杜聰明》

22 朱真一，〈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五）第一位官派到歐美的杜聰明博士（1）〉，《台灣醫界》44卷12期，頁68-69。



圖7 日治時期杜聰明旅美主要城市圖



圖8 日治時期杜聰明旅歐主要城市圖

訪美國藥理學權威霍普金斯大學藥理學系系主任John Abel教授，細述其實驗室雖設備陳舊、空間狹窄，但「專業人才匯聚於此，彼室之大小，設備之如何，尚其次焉者也。」²³ 因他善與人才交流，所以不受硬體設備的限制而能進行深入的研究。另於英國會見Dr. Markus Guggenheim，這位因化學實驗而失

23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45。

去雙眼的盲人學者，依靠助手誦讀各種雜誌新知，而能與時俱進。²⁴ 杜聰明對於這些勤奮且具毅力的科學家，常於遊記敘事中表達景仰敬佩之情。

除了訪問專業人士之外，杜聰明從市街上見到PelletierInstitut銅像，感受醫學研究者於當地所受到的尊崇，及豎立醫學學術研究中心專家塑像的教育意義。他見到巴黎處處是公園及美術雕像，賽納河貫流市中，地下鐵道及巴士交通便利，市民腳步輕快、態度親切，因而讚嘆巴黎人具有天才氣質，學術研究風氣濃厚。於遊記中自言「最愛巴黎的留學生活」，隱含他嚮往不受掌控的自由氛圍與兼具美感的生活品質。此外，書信中也發抒對於都會的觀感，例如他認為巴黎的規模雖比不上倫敦，卻是個充滿藝術氣息的城市，生活步調也很愜意。又觀察建築物、博物館、公園裡豎立許多銅像，因寧靜的環境，而認為此城市為舒適的居住地。當他從德國再回巴黎時，雖然欣賞巴黎建築物的藝術性，但覺得巴黎人不如德國人勤勞。此為旅遊後都會比較的觀感。他眼見港口漢堡市，市街整齊清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民具強烈的復興意圖，新建宏大的教堂林立，尤其欽佩民眾勤勞儉約、場所整齊清潔及親切的待人態度。²⁵ 杜聰明旅人主觀感受城市氛圍，及冒險歷奇的行旅過程，流露個人的經驗與品味。

（三）回歸與書寫

旅遊回歸後的研究，主要以旅遊書寫、旅遊影響實踐、文化批判與省思等層面為主。為追溯旅遊與文學的密切關聯，“Literature and Travel”一書中提到「旅行跟寫作是同一件事」，皆展現豐富的想像空間。此書對於旅行文學的範疇涵蓋內容極廣，其中又以旅遊回憶錄（travel memoir）最為重要，堪稱該文類的核心；不僅每年都有一定的發行，也在歐洲間接刺激其他文類的興起。²⁶ 本論文所探討的杜聰明歐美旅遊見聞錄，多為旅遊回憶錄，此與旅遊記憶書寫亦有密切關聯。從杜淑純於《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為其父親所撰

24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45。

25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122、頁48-50。

26 Michael Hanne, Eds. *Literature and Travel*. (Amsterdam: Rodopi, 1993.), pp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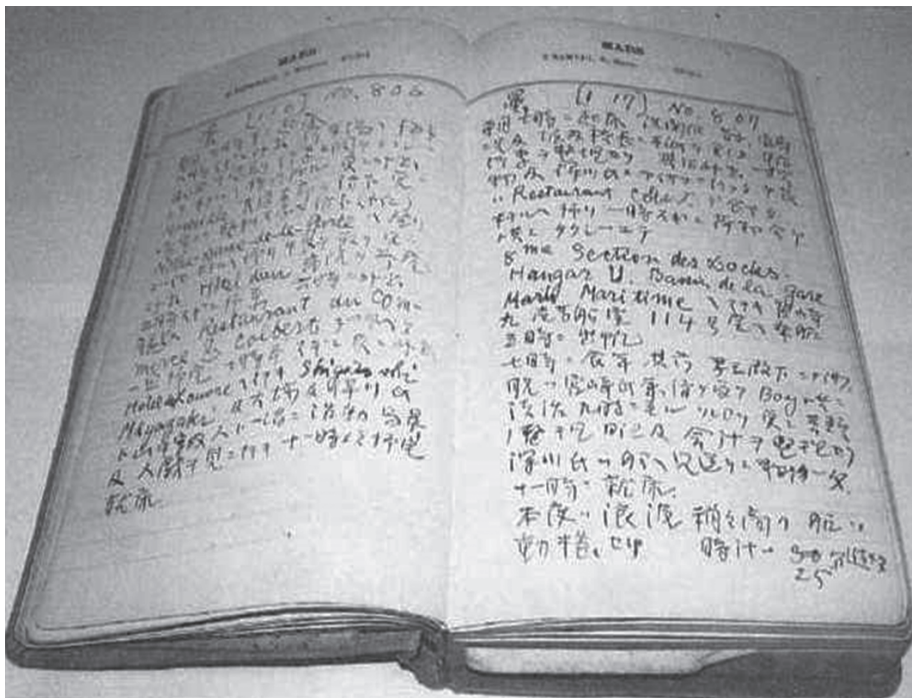


圖9 杜聰明手稿

的序文中得知，杜聰明於家書詳細記述旅途見聞，旅程結束後又將旅行觀感以不同主題的方式彙整（參見圖9）。先於相關的醫學會上演講，並刊載於雜誌中，晚年將這些文本分別收錄於《回憶錄》及《言論集》。編者再從這兩本書擷取有關旅行的部分，再加上〈歐美各國的醫學視察談〉，依照時代編排彙集成杜聰明的旅行記事。²⁷ 杜淑純回憶到：「父親第一次歐美旅行時，我還是三歲的小女孩，每週父親與母親都會書信連絡，父親寫沿途所見景色、遇到的人；母親則將家中近況告知父親，兩年期間累積百餘封信。」²⁸ 此書編者認為杜聰明家書、考察報告等旅外經歷，多記述詳細，實屬難得，故彙集相關資料並加以出版。

研究杜聰明的旅遊書寫，為理解其真實生活的途徑之一。《杜聰明言論

27 杜聰明，〈歐美醫學視察談〉，本篇原為1928年6月23日台灣醫學例會使用日語演講之內容，會後刊載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藥理學教室論文集》16號與《台北醫專校友會雜誌》69號。直至1930-1931年間，方由章詩賓譯為漢文，引載於上海《醫事彙刊》6期，1959年收錄至《中西醫學史略》出版。

28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4-5。

集》〈自序〉曾抒發旅外進修的感受：「考察若干大學，訪問幾許碩學，聊增識見，以一介儒生，能如是者，亦可謂幸運也。」他又提及言論集編輯緣由：「以科學中人，處於社會日常生活，所產生之雜文小品，以紀念余之生供資源的感激。²⁹ 這些彙集杜聰明各生命階段的考察報告、演講、文章書信等，為遊記相關的外緣背景資料，實為探討遊記脈絡的參考。杜聰明歐美之行並非是流浪，而是遠赴西方考察觀摩現代醫學。³⁰ 當時醫學機構的成就及知名醫學研究者，吸引他到達世界的另一方，因異地蘊藏各類醫學領域的知識系統；然而，他最終將返回出生地台灣，並借鏡取經的成果與本土研究對話。

杜聰明於德國漢堡大學藥理學教室與熱帶醫學研究所留學期間，向台北醫專申請一筆特別經費，購買數量可觀的圖書和儀器，以利於日後專業的實驗及研究。他回台後曾有感而發：「依余在歐美所見，從來作著名的發現，或偉大的發明者，其研究室非必優美宏大，設備亦非必充實完善，只知研究業績令人可驚，凡研究者態度好，設備亦完善，其業績便有可期。吾等今後要努力涵養研究態度，所謂學者的精神，並圖充實研究室設備，以資教育學生，研究科學真理。吾等所作業績雖微，發現雖小，然事實尚有確切，對於研究理念正確堅持實有貢獻。」³¹ 不浮誇踏實的研究態度為回歸後的體悟，為自我未來發展方向作定位。杜聰明訂出三大研究方向：中藥、鴉片及蛇毒，這三個題材都具濃厚的本土色彩。³² 他的《回憶錄》提到每到異國，皆觀摩該地的熱帶醫學研究所，譬如在漢堡大學參觀時，認為此類治療研究的症狀在台灣時常可見。當親見台灣與外國條件差異大，若找相同的題目，不可能與歐、美、日等各國競

29 杜聰明，《杜聰明言論集1》（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2011.04），頁1。

30 旅遊者與流浪者明顯區隔：旅遊者遨遊四方是因為發現可到達的世界充滿誘惑，難以抗拒；而流浪者到處漂泊，是因為發現可到達的本土是無可容忍的冷漠荒涼。旅遊者踏上游覽之路，是因為內心的嚮往；流浪者四海為家是因為沒有其他可容忍的選擇。Zygmunt Bauman著，郭國良、徐建華譯，《全球化——人類的後果》（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08），頁90。

31 杜聰明，《杜聰明回憶錄》（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頁63。

32 杜聰明認為中醫與西醫間二元對立的爭論皆未有實質研究之基礎，亦缺乏臨床治療上的實證應用。因此主張藉由漢醫院的設置，系統性地運用西方科學方法來驗證中醫學，「從病理、臨床診斷到處方，實地去做比較研究」。他標舉中醫藥研究，基本上也未脫當時日本生藥學的範疇與思考，與和、漢醫學之高度相近及藥材之重疊有關，不一定涉及中醫的醫理。鄭志敏，《杜聰明與台灣醫療史之研究》，頁214-223。

爭。這趟旅遊引發他研究台灣常見的題材，深覺若是掌握本土的地利之便，當可佔先天的研究發展優勢。

四、醫學訪察的空間心境

杜聰明如何於歐美見聞的遊記中，表現對留學考察的整體印象？從〈第一次歐美留學之印象〉中歸納各章的標目，依序為〈在美國之印象〉及德國、英國、法國之印象，得知作者有意識以國別為標題，呈現帝國治理下醫學訪察事件的背景意義，並觀摩各國醫學教育環境的情形。另一特點為次標題明列關於醫學典範人物的名字，並於旅遊回憶書寫中刻畫人物形象。故本節以典範人物、訪察事件、醫學教育環境為主軸，分析杜聰明旅遊訪察與空間心境的關聯。

（一）醫學典範人物的形象刻畫

旅遊書寫呈現作者的人際網絡，藉由人物的行動或核心事件，以塑造人物形象。敘事學研究者李蒙·姬南歸納人物的呈現有直接、間接、及比照等三種方式。³³ 本節以杜聰明歐美之行為例，應用敘事概念分析旅遊書寫中的人物特質。

1. 直接呈現法

在文本中由最具權威性聲音的敘述者，出面直接指明人物的特質（character trait）。例如，透過敘述者直接刻畫人物的性格特徵，在這情形下，等於暗示要求讀者接受這個人物性格特徵的界定。如杜聰明曾與德國學者Edmann先生共同研究組織培養學，他直接言及此人是德國唯一組織培養學的權威女教授，並有著作出版。³⁴

33 Shlomith Rimmon-Kenan,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29-42.

34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50。

2. 間接呈現法

不直接提及人物的特質，而是使用不同的方式以及例證來呈現。歸納四種間接呈現法如下：

(1) 人物的行為：人物的性格特徵可藉由(a)單次(或非慣例性)的行為：揭露人物的動態面。例如他在遊記中提及法國學者Paster專注於研究工作，甚至在結婚當日仍埋頭於研究室之中，直至友人提醒方想起結婚一事。另如，日本長井長義與Hoffmann教授學習化學，曾於會晤此教授的女兒後，翌日即向這位德國小姐求婚。這些皆是由單次行為構成的人物逸事，突顯人物忘情投入或性格特質。又如世界大發明Insulin(胰島素)的Dr. Banting，為靜穆之青年學者，懷有高遠理想而與流俗不同。杜聰明與他談話時，若遇及深奧問題，他的表現為：「凡有所不知，則直言不知，決非如俗輩支吾其辭」，杜聰明深感這位女性直率的性格。³⁵這些以小窺大的單次事件，具反映真實人物內在性格的功能。(b)習慣性的行為：傾向於揭露人物不變或者靜態的一面。例如Dr. Star於藥理學教室研究，並於醫院實地治療，懇切指導學生之實習，對於所提出實習成績報告，均一一提供意見。³⁶又如另一位美國學者Richards，曾從師於Krogh，雖僅有一席小實驗桌位，始終每日擦拭清潔桌位後方返家而去。這些最重要單次的行為或習慣性的行為皆具象徵性的意涵。藉由描述重複、持續的行為，表達人物恆毅、誠敬的一面。單次的行為為異於日常性的行為速寫；習慣性的行為則是普遍展現於日常生活，以不變來表現一固著的人物特徵。

(2) 人物的言語：(a)人物的言語不論是「對話」或沉默的心靈活動，敘述者都可透過言語的內容或形式，彰顯人物的性格特徵。(b)言語不僅暗示人物的出身、原鄉、社會階級與職業，而且能進一步彰顯他的特質。如巴斯德(Pasteur)70歲在巴黎Sorbonne大學演講的內容中，提醒觀眾得先自問：「為教學做了什麼？」然後，進一步再問：「為國家做了什麼？」或許會懷疑

35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50-54。

36 杜聰明，《杜聰明言論集1》，頁208。

如此多的付出是否就能帶來等量的幸福，甚至這對人生的幸福到底有何益處。但無論多少，努力嘗試是有必要的，當我們走到最後時才有權說：「已盡我所能。」從杜聰明所摘錄此次演講關鍵的一段話，感受巴斯德面對他人的質疑時，仍將自己的付出視為純然的責任與滿足，不斷自詰貢獻了多少，因而受到世人欽敬。³⁷ 由於文本中的人物，其語言具個人的特色，有別於敘述者，因此，他的話語形式與風格成為形塑／呈現人物最好的方法之一。又如在德國訪問期間，參加湯瑪斯（Thomas）的退休演講遇見日本有名藥化學者長井長義，聽聞他為日本官派第一回的德國留學生，並立志決心讀化學，更提及當時自日本來德國的人都帶一日本短刀，並言：「如學問無成功，就要切腹不回日本去。」這顯示當時日本留學生的堅定志氣及抱負。³⁸ 讀者透過因果關係，重新詮釋／建構：由箇中人物的行為和言語所暗示的人物特徵，日本人勤勉剛毅且不屈不撓的民族性格，亦躍然紙上。

（3）人物的外表：（a）人物自身無法掌控的外在特點。例如，身高、眼睛的顏色，具遺傳／傳承的意味；（b）人物自身可以掌控的外在特點：例如，髮型、衣服，具另外因果關係的暗示。透過人物自身可以掌控的外在特點來暗示性格特徵，象徵策略已在此呼之欲出。例如，美國學者John Abel已73歲，自從於實驗中不慎蒸餾爆炸失去一眼後，「現在以一眼每日自早朝至晚一人，仍繼續他在實驗室的實驗工作。」盲人學者Dr. Markus Guggenheim因為化學實驗失去雙眼，職員一一向他請示指導。³⁹ 這些人物雖受到外在的生理限制，卻無損其積極的研究態度，兩者皆以實驗中毀傷身體為例，反襯學者之努力不輟。甚至如學者Markus雖已全盲，仍能繼續指導實驗工作，對諸般事宜依舊了然於心。

（4）透過環境暗示：人物所在的周遭環境例如屋子、房屋、街道、城鎮，以及人文環境。又如，家庭、社會階級，也常用來作為暗示人物特徵的換喻。如漢堡大學之Bornstein教授，雖於德國北部每日7時方破曉時即至實驗

37 同註36，頁263。

38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45。

39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45、54。

室，其影響為：「故助手役人，莫不事事殊勤」，呈現團隊的研究態度。至於描繪德國民族性方面，當地研讀英、美、法文獻的風氣盛行，而各教室之抄讀會等，亦自教授始率同助手，將有意義的外國文獻盡力引介。⁴⁰ 杜聰明談及德國人勤勞儉約，不論公私場所都乾淨整潔；英國人守舊但個人教養極高，並有世界最好的教育制度；法國則生活便利，人民親切，富學術研究氣息，這些民族性亦間接反映各國學者的性格和研究態度。

3. 以比照來強化

以直接呈現法和間接呈現法建構人物的特徵，再用「比照」的策略進一步加強。間接呈現法常含括、暗示所述的「因果關係」，例如因某種行為，所以呈現人物的特徵。但是以比照來強化人物的塑造，這種策略則是純粹用比照來建構：文本中各敘述結構元素之間的關係，與因果無關。如地景的比照（analogous landscape）：人物所在的周遭環境與人文環境，不只是間接呈現人物的特徵，也因為環境畢竟是人為的，人可能影響環境、或者受環境的影響。此外，人物之間的比照（analogy between characters）：將兩個人物置放於相同的情境下，比較他們行為的異同，形成類比或對比。例如Abel研究成果甚偉，來自英國、波蘭、日本、台灣等各國物理學家及化學專家研究員紛紛到此留學，人才豐富，研究深奧議題，亦提攜不少後進；然而其研究室老舊，缺乏新式機械，設備頗古舊簡單。⁴¹ 另一方面，同為美國知名學者的Sollmann教授，教室器材新穎，工作場所屋宇宏大、圖書完備，卻無非常突出之學術貢獻。如此的比照手法，以同處美國醫學環境兩位學者的形象，強化事業成就於個人，外在設備為其次。

杜聰明多以細節烘托人物形象，且於遊記中不斷引介歐美諸多國外知名學者事蹟，如見德國Bornstein教授與歐美各國學者不同的學習態度與研究精神，並從在異地的留學生與學者身上見到不同的民族性格。例如在美國期間訪問野口英世，此人是來自日本的著名學者，先述其以往機遇，又提及拜讀傳記

40 杜聰明，《杜聰明言論集1》，頁249。

41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45。

與聽演講的因緣。杜聰明於遊記中表達衷心佩服德國人民勤勞儉約的科學生活，以及不論公私場所重視整齊潔淨的習性。此外，當抵達英國後，則感受英國的紳士態度。⁴²如此陳述反映杜聰明對美、英、德、法的民情差異。透過旅遊書寫令人想像在簡陋實驗室的环境下，一個學者以殘衰之身，夙夜匪懈突破種種外在限制，得以旁通生物、化學並晉身為國內藥理學權威的過程。此種描寫方式，以簡陋的設備與深遠的成就對比；獨眼老邁的身體侷限與努力不懈的研究態度對比。研究員自各國雲集而來，跨越國籍、領域的藩籬而以一己之長，成功塑其偉岸的形象得以深化。杜聰明以崇敬的心拜訪學者，本身便嚮往印證學者積極的一面，描寫多為學術相關領域的活動。他重視學者的成就與當前的研究，焦點置於醫學的發展與研究上，畢生也致力於此，並期望藉此提供台灣醫界的觀摩對象。

（二）帝國統治下的醫學訪察事件

殖民統治是一種遠距離控制（long-distance control），因此需要方法，需要處理所謂的治理（governmentality）的問題。所謂大不列顛其實幅員不大，且侷促北海一隅，緯度高，氣候寒冷；然而其帝國版圖除北美之外，卻多在非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與亞熱帶地區，熱帶醫學研究能有所建樹並非偶然。如此醫學研究肩負起殖民統治，乃至於延續帝國命脈的重責大任，醫學之為隱喻由此可見。⁴³陳重仁《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分析醫學與文學相互關聯，此書所提及諸多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學文本中，透顯醫學不僅是一門科學而已，其背後深層隱含著帝國的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外科手術的精進、麻醉藥品的開發與臨床使用、公共衛生觀念的建立、傳染病的研究與防治、熱帶醫學的研究與建制、醫療體系的制度化發展等，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尤其是最後的二十幾年間，也正是大英帝國勢如中天之際，獲得突破性

42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46-50。

43 李有成，〈推薦序——醫學之為隱喻〉，陳重仁，《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13.11），vii-xi。

的發展。⁴⁴若延伸觀諸二十世紀前半葉，看似無甚相關的帝國、醫學與旅遊書寫，實際上亦蘊藏緊密的連結。

原本熱帶病與英國、德國無直接關聯，於境內的氣候較乏傳播條件，惟當時以各殖民地之利便，廣蒐研究對象的資料，因而得以發展熱帶科學。杜聰明歐美見聞的遊記中曾述及：「漢堡港利用往時德國各地殖民地，南洋、印度、アフリカ（Africa非洲）等，自熱帶地所染のマラリア（malaria瘧疾）、アメーバ（amoeba阿米巴蟲）寄生蟲的船員為材料，設立此研究所研究熱帶病，為世界最權威的研究所，貢獻世界學界甚鉅。如在台灣早期所治療瘧疾方法，亦照本所所發表的方法。」⁴⁵德國雖地處高寒，然熱帶病研究所利用各國入港之船員所患熱帶病加以研究，成為熱帶病學的權威。他認為台灣身處亞熱帶地區，地理環境對研究甚有幫助，應更加努力發展熱帶醫學的建設。若將焦點移回台灣，台灣位於熱帶與亞熱帶之間，氣候及風土異於歐美諸國，疾病之種類也大不相同，故杜聰明認為治療研究需因時制宜發展本土醫學。如台灣鴉片和嗎啡中毒者多，以藥理學為基礎戒除毒癮是迫切的問題，他盼望台灣醫學校能將治療學教室獨立，使藥理學家和內科學家協力合作，或設立專門研究機構。⁴⁶日治時期為了克服熱帶與亞熱帶的疾病，治療瘧疾等醫學研究及技術日漸發達。有些醫學上的突破，與日本海外殖民有關，主要是為了解決海外殖民所面對的醫療困境。再與十九世紀英帝國相參照，當時為了便於亞、非、印度等地的殖民統治，英國曾費心積累有關殖民地的知識，而建構人類學、博物館學的學術系統。日本帝國亦鼓勵發展熱帶醫學，遊記蘊含從觀察→省思→改革的歷程記錄，這些帝國的知識生成系統，呈顯殖民主義與熱帶醫學發展的共構關係，並隱含殖民現代性的影響。

杜聰明於此趟旅途中參加在費城舉辦的世界麻藥教育會議，並於日後致力鴉片的研究，這些活動與台灣總督府的鴉片政策有何關聯性？回溯有關鴉片

44 有關於威廉斯對於「情感結構」的分析探討，詳見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P, 1973.)

45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49。

46 杜聰明，《杜聰明言論集1》，頁259-266。

的國際會議，首屆於1911年12月召開海牙國際鴉片會議，又於1913年7月召開第二次，並於1914年6月召開第三次會議。⁴⁷第一次大戰結束成立國際聯盟，委諸國際聯盟負責執行對鴉片及麻藥交易的監督，並於1921年設置「鴉片諮詢委員會」。1924年11月在日內瓦召開第三次國際鴉片會議，在面對英國和其殖民地的壓力下，最後使美國被迫退出會議，中國也跟隨而退出會議。其他各國迅速檢視各項議案，通過「日內瓦第二鴉片條約」，鴉片問題已從環繞中國地區性的問題，發展成世界性的政治問題。⁴⁸杜聰明在歐美留學前未研究過鴉片，醫學校畢業後入總督府研究細菌及寄生蟲，在1915-1921年至日本京都大學藥物學教室研究水銀化合物對生體分布的研究，暑假到大阪醫科大學研究血清免疫問題。1921年回台當助教授時，大部分時間到中央研究所，研究苦參、八角蓮及木瓜等有效成份及其藥理作用。但在京都時即想以鴉片為研究的主題，因為指導的森島教授對此議題無興趣而作罷。⁴⁹杜聰明訪察歐美兩年多期間正是1920年代台灣政社運動及其改革訴求達到最高峰的期間，當時台灣民報等媒體對於鴉片課題與殖民政府的官方政策明顯不同，時有尖銳批評。杜聰明在1930年開始具有本土取向的鴉片研究，除了受到歐美醫學訪察影響的因素影響之外，也受到1920年代中後期本島人主流輿論在鴉片問題上的觀點的衝擊。⁵⁰1930年1月2日蔣渭水領導的民眾黨以電報向國際聯盟告知鴉片問題，當國際聯盟派人來台調查，總督府被迫尋找方法治療癮者，並聲稱要命令強制治療。因為杜聰明在愛愛寮的治療結果，證明鴉片上癮者非不可治療，絕大部分不會因強制除癮而引起死亡。所以台灣人與台灣總督府抗爭時，因為此研究成果可證實這抗爭合理。如此因將問題求助於國際聯盟介入，促使總督府兩星期內就批准成立更生院。從杜聰明參與1930年更生院成立的規畫，得知此類醫學機構，兼具治療鴉片癮的醫院及大型實驗室的功能，隱含醫學發展與殖民政

47 1909年2月於上海舉行討論鴉片問題的國際會議，日本、中國、美國等十二國代表列席，該會議為國際鴉片會議的嚆矢。之後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無法召開會議，美國於巴黎和會上簽訂凡爾賽條約，使和約的全體當事國都須履行「海牙國際鴉片條約」。

48 劉明修著，李明峻譯，《台灣統治與鴉片問題》（台北：前衛出版社，2008.08），頁143-153。

49 朱真一，《從醫界看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台北：望春風文化出版社，2007.11），頁164。

50 朱真一，〈從醫界看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五）鴉片問題國際化及早期歐美留學生（3）：杜聰明的研究與對事件的感想〉，《台灣醫界》49卷12期，頁56-60。

的緊密性。

有關杜聰明的鴉片研究對當時台灣社會的影響，回顧前行研究，學者認為有些說法過於推崇杜聰明之個人因素。⁵¹ 許宏彬的研究點出杜聰明主要以完全隔離、嚴密監控的方式治療民眾，更生院彷彿成為一大型實驗室。⁵² 在台灣的鴉片癮治療史上，雖然杜聰明的貢獻無庸置疑，但在他之前的降筆會戒烟運動、牛罵頭改烟局，和林清月以不同方法治療的成果，亦不應被忽視。⁵³ 杜聰明作為一位學院內的知識分子，選擇為病患治療的方式，與研究有緊密關聯，並隱含總督府強力推動阿片矯正計畫的權力意義。就杜聰明於醫學校的經歷而言，東京帝國大學法醫學教室名譽教授三田定則來台接掌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長後，希望未來的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是首屈一指的學府，故從日本招募人才來台擔任醫學部教授。原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的教授中只有五位成功轉任醫學部教授，包括橫川定與杜聰明等。⁵⁴ 研究台灣公共衛生史及醫療史的學者認為：台灣醫學的發展自始即是日本殖民統治的一環。⁵⁵ 研究「醫政關係」的學者亦認為醫學保護人種健康，亦即是保障國家統治，而殖民地是帝國擴張的成果，日治時期台灣的醫療與殖民政治有密切的關係。⁵⁶ 1920年代台灣近代醫學體制化的發展，從熱帶醫學研究的擴充，及社會衛生設施之推展，呈現帶動台灣本土醫學的成長。⁵⁷ 杜聰明1922年返台後擔任醫專教授，創建藥物學教室，跟隨其研究藥理學的學生如陳炳坤、邱賢添、李鎮源等皆為表現傑出的指導學生。研究課題包括：漢藥、台灣蛇毒及鴉片研究，這些研究顯示立足於台灣本土的取向。杜聰明等深受西洋醫學影響者，更在1930年代大聲疾呼以科學方法研究傳統中醫與藥材。他當年任職台北醫專及帝大醫學部的意義之一，在於打破日

51 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2.11），頁147-150。

52 許宏彬，〈從阿片君子到矯正樣本：阿片吸食者、更生院與杜聰明〉，《科技、醫療與社會》3期（2005.09），頁113-174。

53 朱迺欣，〈杜聰明與早期民間戒烟運動和鴉片癮治療〉，《台灣神經學學會神經學雜誌》17卷1期（2008.03），頁67。

54 容世明，〈〈長與又郎日記〉的研究價值：台灣醫療史與近代史的觀察〉，《台灣史研究》21卷1期（2014.03），頁99。

55 劉士永，〈1930年代以前日治時期台灣醫學的特質〉，《台灣史研究》4卷1期（1997.06），頁118。

56 葉永文，〈日據時期台灣的醫政關係〉，《台灣醫學人文學刊》4卷1、2期合刊（2003.05），頁48-68。

57 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03），頁87-88。

本學者壟斷醫學研究的局面，對於不少持有殖民意識的日籍學者而言，這似乎有損其尊嚴。另一方面，杜聰明導入以講座教授為中心匯集、專精的研究體制，藉由體制內的發展，開創台灣本土醫學重要的傳承。

（三）醫學教育環境的空間心境

杜聰明在醫學教育的觀察方面，首先著力於分析美國醫學校的資源，他親見許多大學及研究所豐富之設施及經費，比起歐洲毫不遜色。尤其美國大學提供教授到歐洲留學一年之制度，立意良善；另一方面，亦邀請歐洲青年學者至美國從事醫學研究，或邀請歐洲各方面學者至美國演講，以刺激美國醫學的現狀。他認為美國對醫學研究或教育非常開放，採自由放任主義，研究環境與德國相較之下更舒適；若成果優良便能快速晉升，故預言美國未來在醫學研究上必有大幅度的進展。他又比較美國研究機構擁有大規模的新式設備，英國研究單位的建築則多古色蒼然，但兩國的醫學設施類型不分軒輊。⁵⁸ 從這些見聞紀錄，得知杜聰明著重於影響研究風氣及品質的核心元素，包括設備、經費、醫療機構的制度、醫學教育的成效、研究環境、研究人才的培育等，皆是他關切的範疇。

關於英國醫學教育系統的觀察與省思方面，杜聰明第一次至英國停留四個月，感受英國人性格雖守舊但教養高，尤其大學教育的訓練是世界第一，應成為台灣的模範。他特別前往牛津及劍橋兩所世界知名大學，觀察此兩校皆規定學員在四年大學中的三年需住宿接受教養訓練，其學生即使畢業也多以學校為榮。這些名校教育方法的特徵是採嚴格的方式，且重點為學生的人格塑造。又描述英國倫敦女子醫學校，除一、二位教授外，全部由女教授所組成，呈現具專業知能的女子對於醫學教育的貢獻。⁵⁹ 他也提到曾參觀倫敦熱帶醫學校，此校創辦人Patrick Manson曾於1866年至1871年到台灣打狗擔任外國人醫師。Manson被稱為「熱帶醫學之父」，對於寄生蟲疾病有莫大貢獻，當時台灣飽

58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80-152、173-238。

59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51-152。

受血絲蟲症引起的疾病所困擾。他抵台後創設醫院，教育台灣子弟研究熱帶醫學，為台灣熱帶醫學的啟蒙者。日本治台後循此基礎積極發展熱帶醫學，1909年設立「總督府研究所」，後改稱「熱帶醫學研究所」。⁶⁰ 從遊記中得知杜聰明特別以長篇幅介紹此校，是世界最有名的三間熱帶醫學研究所之一，而且聚焦與台灣的密切關係。關於國民性與醫學發展的關係，杜聰明認為英國人平常冷靜的態度體現於醫學之中，大學裡學科與教室配置均有獨到之處，提供各領域的菁英自由發揮才能的機會。雖然英國醫學研究不比德國繁盛，卻有更為優秀的特殊研究所和實績。英國醫學之發展以醫院為主，一般醫生多講求實際。⁶¹ 整體而言，杜聰明觀察到英國非常重視醫學的預備教育和人才的培養，除了各門學科均有實地試驗外，也著重學生教養的課程。因教育攸關台灣前途，這些關於女子教育、醫學教育的觀察，與日治時期知識分子費心比較台灣與海外教育制度的差異，如此的論述隱含台灣教育的困境。

在德國醫學教育的分析上，日本自明治初年以來，醫學以德國為模範，美國亦採取德國醫學制度而逐漸發達；關於藥理學的參考書籍，一般學生多使用德國翻譯本。⁶² 杜聰明至德國考察，主要以該國獨特的藥理學研究為重心。德國於十九世紀時的醫療教育即十分完善，早期已設專門醫學大學，各大學紛紛成立研究所延攬名家主持。雖遭逢第一次世界大戰，民族文化受挫，甚至有「廢德文而就英語」的聲音出現；然而德國人能冷食薄葬、萬事簡約，因此恢復迅速。他認為：「戰後至1926年短短八年，全體民族已煥然一新，此為德國人勤勉務實的民族性所致。」⁶³ 德國因在醫科大學施行醫學之實際教育，且重視研究而得以蓬勃發展，常見德國各大學及研究所著名教授門下有日本、中國、西班牙、義大利及俄羅斯等外國研究生。這些研究生需個人負擔研究費，由教授提供研究機會，因而間接對於德國醫學的發展有所貢獻。當杜聰明實際

60 日本能成功撲滅肆虐全台的瘧疾，受到全世界的矚目，實受惠於Manson提出的假說。朱真一，《從醫界看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一）》，頁37-43、197-204。

61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196。

62 朱真一，〈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五）第一位官派到歐美的杜聰明博士（1）〉，《台灣醫界》44卷12期，頁68-69。

63 杜聰明，《杜聰明言論集1》，頁248-249。

到德國觀摩之後，發現德文醫學雜誌上之論文，以及德文書籍的作者大多非德國人。即使德國現代醫學相當進步，但他們仍盛行參考英、美、法等國外的文獻。他比較各國後發現英法醫學家多藉由自己努力而成功，德國能掌控世界科學是由於組織，再加上民眾具邏輯的天性、旺盛精神及勤勉簡約的國民性。⁶⁴從這些敘事得知德國醫學之成功，在於能兼容並蓄，大學中常見各國研究員，對醫學之建設大有貢獻；德國人對於有價值的外國文獻，多盡力介紹、精讀，並譯為德語，因採他國之長，故能於世界醫學界引領風騷。

在法國醫學教育環境的分析上，杜聰明發現法國醫學教育以田野調查為基礎，多以醫院發展醫學，醫科大學仰賴優秀人才而茁壯。法國人性格敏捷，具審美能力、想像力等智慧，學者重視自己的看法。他言及法國研究注重治療學，至法國考察後發現專門設置教授與講座，不僅使藥理學原理可以實際應用於疾病治療之上，也使臨床觀察變得更精細。日本一向以德國為典範，僅輸入藥理學，一般醫學亦步亦趨於德國之後。杜聰明不僅觀察現象，並評論日本之醫學系統，往昔以德國為模範，僅輸入德國獨特之藥理學。他惋惜日本對法國進步的治療學成果置諸不聞，忽略內科應病理學與治療學並重，表達關注各大學未有獨立治療學講座的問題。至於其他各國醫學教育環境的比較，杜聰明談到丹麥、荷蘭等小國，醫療設備一流，較大國為優。尤其學者發表研究成果，因嫻熟各種語言而利於交流，不似大國學者不能暢談他國語文，刊登之論文更用英、法、德語同時發表，得以盛傳於世界，對學界有莫大貢獻。⁶⁵反思日本醫界，雖配置眾多研究員，發表業績不遜色於歐美；然因日文之故而未能普及，不被世界所重視。⁶⁶杜聰明如此語重心長的反思，建議應使用歐美語文發表，或投稿於歐美雜誌，深覺以多語文發表較能與國際交流，提升學術能見度並發揮影響力。此與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獨尊日本語文的教育政策，另呈現應重視學術的傳播廣度。

杜聰明在歐美留學考察返國後，曾在《台北醫專校友會雜誌》69、70號

64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215-216。

65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252-259。

66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252-262。

報告美、英、德、法各國的醫學教育制度。他到歐美學習新穎的知識和研究方法，後來回台灣加以應用而發表許多論文。杜聰明以「樂學至上，研究第一」的精神，全心致力專題研究，且成績卓著聞名海外。後起之士，在杜聰明指導下的藥理學教室發表質量兼重的學術論文，並有多位獲授醫學博士學位。杜聰明〈歐美醫學視察談〉為長篇報告日治時期歐美的醫學考察，篇末結語指出：「對於治療學考察之所見言之，在歐美諸大學，治療學為獨立之講座者，占80%以上，而於法尤甚焉，其制度非如德學者之注重藥理學，而代以治療學，故其研究極盛。關於治療學之書籍，出版極多，德國則藥理學之研究殊盛，治療學無獨立之教室；惟近來已知所改變，而臨床藥理學之名稱遂以產生，對此方面之研究，日呈蓬勃氣象。」⁶⁷杜聰明在日本、歐美，尋覓醫學研究全新的天地，引入「實驗治療學」是希望影響台灣醫學的未來。⁶⁸杜聰明表達以兩年又四個月的時間，壯遊歐美各頂尖實驗室與大學，並與衷心景仰的當代科學大師會晤，或與他們同室工作之後內心受到深刻的衝擊。

綜觀知識菁英旅遊的目的性不一，遠赴歐美各國親身體驗、親眼觀看，並試圖建立與台灣的參照面向。在離與返的辯證中，不僅體會彼此的外在差異，旅遊見聞錄亦流露思索台灣與歐美文明的本質差異。除本文論及的杜聰明之外，顏國年、林獻堂、雞籠生亦皆是日治時期遠赴海外，著有長篇旅遊見聞的知識分子。杜聰明在自我安排的行程中，在醫學制度等層面，或是習俗風尚的觀看中，尋覓台灣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些旅遊見聞因知識菁英的發聲位置，而具公領域的影響力。旅遊文本是透過敘事者見到文化差異，藉由參照、比較或批判的省察，進一步理解本身境遇，並改變自我的視域。知識菁英杜聰明從台灣出發到異地，再返回台灣的家，在離與返之間，書寫歸家之後思想上的衝擊與省悟。他發表於《台灣日日新報》1928年4月20日〈從醫學觀歐美的現狀〉一文中指出：「東洋醫學比不上西洋醫學是在制度的層面上，西洋制度已發展成熟，但東洋醫學發展的時期有限而權威者很少。雖然這些學者的程度並非比

67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259。

68 雷祥麟，〈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科技醫療與社會》11期（2010.10），頁199-263、265。

不上西洋學者，但為數不多。」經這次歐美之行之後杜聰明認為：若日後東洋人努力不懈，則不輸於西洋。⁶⁹他在異文化參照下有所批判，並思索自我的位置，流露旅行書寫的內在意義。

台灣日治時期醫師的地位轉變迅速，杜聰明提及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創立之初，不僅未收註冊費，且設有各項優惠及獎勵，仍無人志願入學；及至醫學校聲望提高，加以卒業生於各地開業信用良好，遂成為人人爭相入學的最高學府。醫師也從乏人問津的行業變為值得驕傲的工作，於台灣的日本人罹病時甚至不求助日本人開業醫師，反求診台灣醫學校畢業生。⁷⁰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的設立，不僅具有教育意涵，且改變台灣的醫學觀念與社會風氣。杜聰明的第一位學生邱賢添以研究蛇毒的論文獲京都大學博士學位，因而吸引更多台灣子弟進入藥理實驗室作研究。另一位學生李鎮源1940年博士畢業後，放棄熱門的臨床醫學，決定繼續留在學校藥理實驗室，擔任杜聰明的助手以從事基礎醫學的研究。當時整個醫學部只有杜聰明是台灣籍的教授，李鎮源認為：「為了替台灣爭氣、為了台灣人的尊嚴，本來有幾位日本教授要我去他們的研究室做助手，但我還是選擇跟杜先生。因為我認為杜先生是我們自己人，我們應該幫忙他。」⁷¹戰後李鎮源承繼杜聰明藥理實驗室，擔任藥理科主任，其研究成果深受學界肯定，並於1976年獲國際毒素學會最高榮譽的雷理獎（Redi Award）。

杜聰明於昭和12年（1937）獲日本內閣任命為台北帝國大學教授，擔任藥理學講座兼敘高等官三等，之後陞敘高等官二等及一等，是台灣人在日治時代任官最高位，得見其醫學貢獻受到日本之矚目。目前研究者主要從醫學、科學家、開台第一位醫學博士的角度來觀其事業，多未關注杜聰明曾投入撰述醫史的用意。⁷²因杜聰明深感醫學之發達，皆由延續傳統而積累創新，故撰寫《中

69 杜淑純編，《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頁153。

70 杜聰明，《杜聰明言論集5》，頁41。

71 楊玉齡、羅時成，《台灣蛇毒傳奇：台灣科學史上輝煌的一頁》（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6.02）。

72 皮國立，〈台灣的中國醫療史之過往與傳承——從熱病史談新進路〉，《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41期（2009.10），頁78。

西醫學史略》。其中第四編，即收錄他此次出訪歐美的醫學視察紀錄，由於此段時期的考察，而對醫療研究與醫療史的發展有更深入的認知。其餘前三編從西方的醫療史談起，以埃及、印度、希臘等古文明的醫學發展為始。中世紀的醫學則敘及民族、哲學影響下的醫學，中世末期解剖學與外科學興起。從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外科學興隆，醫療科學更加蓬勃發展。一直演變進步到二十世紀的醫學生化、臨床的醫療發展，呈現醫療科學日漸發達的情形。第五編詳述中醫的發展狀況與日本漢方醫學的發展，最後〈雜錄〉提及鴉片傳入中國的問題，並述及台灣醫療教育發展。他將台灣醫學教育發展史分為五類：原始醫學期、瘧疾流行期、傳教士醫療期、日據時期、中國醫藥期。此書呈現杜聰明涉獵各國醫學史領域的廣度，更流露醫學史觀與對台灣未來醫學發展的期許。

五、結語

杜聰明藉由跨界的醫學觀摩之旅，不僅增加個人的文化資產，並影響台灣醫學研究及教育的發展。他親身考察歐美各國醫學特色，不輕信前人和書本之言，展現其富科學精神。從歐美旅行後紀錄所見所聞，並比較各國醫學的異同，除了精進自我，奠定研究基礎，也期盼提升國內醫學整體發展為目的。遊記牽涉空間移動所引發文化差異的觀察等議題，這些多是內心思索並沉澱後的作品，故具研究的價值。本文以杜聰明的遊記為主要研究素材，作品所流露的宇宙觀或世界觀，為旅人從出發、行旅過程到回歸的省思。在旅遊敘事的例子中，反映對於目的地及其現實的思考，為理解這個世界的語彙，也是人類社會與歷史上長期相互交流的產物。當我們在尋找真實訊息的過程中，旅遊作家提供一個現實的圖像。⁷³ 杜聰明的遊記引導讀者觀摩歐美著名醫學家的研究情形，並賦予這些醫學大學及機構地景的意義。

杜聰明為了尋找理想的實驗方法而遠赴歐美進修考察，這樣的跨國再進修之旅，於日治時期實為罕見。歸台後，又訂出三大研究方向：中藥、鴉片及蛇

73 B.W.里切、P.伯恩斯、C.帕爾默主編，吳必虎、于海波譯校，《旅遊研究方法》（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12），頁257-260。

毒，這三個題材都具濃厚的本土色彩。台灣人的抗爭運動，逼使日本政府終於認真執行漸禁政策而成功禁絕鴉片。知識菁英的遊記不僅敘述與外界互動的所思所感，更因發表於公共領域而具啟蒙的現代性。杜聰明是以醫學的研究者觀摩各國醫學的制度、組織及設備等，並且經多方比較省思後提出個人的見解。經過這一趟歐美醫學的觀摩後，返回台灣帝國大學任教，不僅奠定臨床實驗醫學的基礎，其考察經驗亦有助於台北帝大籌建基礎醫學的環境。他眼見日本一味學習德國，致使殖民地台灣無法見到醫學發展的多樣性。杜聰明不只與世界各國研究人員暢談，並與歐美頂尖研究者對話，或與跨領域學者討論。如此的學術訪問不同於文人多是抒發感受，或是記者報導所觀察的現象，而是以專題研究，分析醫院及學校制度的成果。這些日治時期歐美旅遊書寫呈現專業人士透過空間移動，思考個人及台灣未來的研究方向，並在回歸後進行實驗。透過敘事策略和表現手法的分析，揭示知識分子在殖民統治下，旅外所著眼於不同的文化層面的觀察與反思，而展現旅遊書寫主題的豐富性。

現代敘事學是以歷時性的文本互涉，個別文本的互文性，以演繹、評估對主題的詮釋，從事深具理念／意識的評論為主。⁷⁴ 從閱讀杜聰明日治時期的歐美見聞，得以感受其觀摩現代醫學的敘事策略及跨界意識。故探討遊記所流露的觀摩現代醫學的心境及文化論述，以詮釋此類書寫的特殊質性。從出發、旅遊過程與回歸等面向，分析因文化差異而形成的文化批判與省思。因旅遊書寫呈現作者的人際網絡，故應用敘事概念分析杜聰明旅遊書寫中的人物特質。不論是直接指明，或透過人物的行為、言語、外表、環境暗示，以間接建構人物的特徵；或用比照進一步加強，多使遊記中的典範人物形象更加強化。如Abel教授、盲人學者Markus等人，皆使讀者產生鮮明的印象。在訪查過程中，曾透過演講向國際宣揚台灣鴉片漸禁政策的防治效果，強調教育於戒毒成效的重要性，此場演講加強他與總督府的關係。在考察各國醫學教育環境方面，遠到美國有感於醫學研究及教育非常開放；於英國則著重於女子教育、醫學教育的觀察。至於敘述德國醫學的特色為能採他人之長，兼容並蓄，故在世界醫學界

74 林鎮山，《離散·家國·敘述：當代台灣小說論述》，頁8-11。

引領風騷；又觀察法國醫學教育以田野調查為基礎，著重於治療學。杜聰明記錄各國醫學的發展，並反思如何改善台灣醫學環境。這些人物形象、訪察事件和醫學教育環境的敘事策略，是以歷史、文化、社會情境為導向，展現杜聰明與典範人物的共鳴及醫學關懷等面向，試圖展現實踐文學與社會情境的互動。



附錄 杜聰明日治時期歐美大學之旅主要行程表

國家	城市	參觀大學名稱	日期
台灣	基隆		1925年12月19日
日本	門司		12月23日
	神戶		12月24日
	京都		12月24-28日
	大阪		12月29-31日
	東京		1926年1月1-8日
	橫濱		1月8日
美國		(經太平洋)	1月8日至17日
	Hawaii		1月17日
		(經太平洋)	1月18日至23日
	San Francisco		1月23-27日
	Los Angeles		1月27-29日
	Chicago		2月2-4日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大學藥理學教室	2月5日-15日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月16日
	Philadelphia		2月17日-26日
	New York		2月27日-28日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大學藥理學教室	3月1日-27日
	New York	Rockefeller研究所	3月27日-4月10日
	Philadelphia		4月10日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4月11日-22日
	Washington, D.C		4月23日-24日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4月25日-5月11日
	Cleveland	CaseWestern ReserveUniversity	5月12-13日
	Detroit		5月13-15日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藥物學教室	5月15日	
加拿大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藥物學教室	5月15-19日
美國	Boston、 Baltimore		5月20-21日
	New Haven、 NewYork	Yale University藥物學教室	5月21日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大學藥理學教室	5月21日-22日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5月22日-6月10日
	Washington, D.C		6月11日
	Philadelphia		6月20日
	Washington, D.C		28日-30日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7月1日
	Philadelphia		7月2-15日
	New York		7月15-17日
英國	London	倫敦大學藥物學教室	7月23日-8月14日
法國	Paris	巴黎大學醫學院教室	8月14日-10月31日
	Bruxelles	Bruxelles大學	11月1-3日
荷蘭	Antwerp- Haag		11月4日
	Amsterdam	Amsterdam大學醫科藥物學教室、Isle Maken	11月5日
	Utrecht	Utrecht大學醫科藥物學教室	11月5-7日
德國	Hamburg	Hamburg大學藥物學教室	11月7日-12月23日
	Berlin	柏林醫科大學、柏林藥學大學	12月23日-1月2日
	Potsdam		1927年1月3日
	Hamburg	Hamburg大學熱帶病研究所、藥物學研究室	1月7日-4月5日
	Kiel	Kiel大學藥物學教室、醫科大學生理學教室	4月5-6日
丹麥	Copenhagen	Copenhagen大學August Krogh教室	4月6-11日
瑞典	Lund	Lund大學藥物學教室、醫化學教室	4月12日
德國	Rostock	Rostock大學	4月14-15日
	Hamburg		4月15-16日
	Berlin		4月16日-8月1日
	Dresden		8月1-2日
	Leipzig	Leipzig大學	8月2-3日
	Halle		8月3-4日
	Weimar		8月4-5日
	Jena		8月5日
	Erlangen	Erlangen大學藥物學教室	8月5-6日
	Nurnberg		8月6日
	Wurzburg	Wurzburg大學生理學、藥物學、藥學教室	8月6-7日
	Darmstadt		8月7-8日
	Frankfurt		8月8-10日
	Mainz		8月10日
	Boon		8月10-11日
	Koln		8月11日
	Elberfeld		8月12日
	Koln		8月13日
法國	Paris		8月13日-9月15日
英國	London		9月15-17日
	Leeds		17日
	York		17日-18日

英國	Edinburgh (蘇格蘭)	Newcastle , Upon , Tyne	9月18日-29日
		Dundee	9月30日
		Glasgow	10月1日-6日
	Liverpool	Liverpoo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	10月6-7日
	Manchester		10月7-8日
	Birmingham		10月8日
	Stratford-on-Avon		10月8-9日
	Oxford	Oxford大學生理學、病理學、有機化學教室	10月9-11日
	London	Gu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10月11-18日
		Cambridge大學	19日-20日
藥物學教室、Royal Free Hospital、London School of Medicine of Women		10月21-22日	
法國	Paris		10月22-27日
	Verdun		10月27-28日
	Nancy	Nancy大學	10月28日
	Strasbourg	Strasbourg大學	10月28-30日
德國	Freiburg	Freiburg醫科大學生理學、藥物學教室	10月30-31日
	Heidelberg	Heidelberg大學藥物學教室	10月31日-11月1日
	Munchen		11月1-3日
奧地利	Wien	維也納醫科大學	11月3-8日
瑞士	Chur		11月8-9日
	Arosa		11月9-10日
	Zurich	Zurich大學醫科藥物學教室	11月10-11日
	Basel		11月11-12日
	Bern	Bern大學	11月12-13日
	Geneve		11月13-14日
	Interlaken		11月14-
	Scheidegg , Jungraujoch		11月15日
	Lauzern		11月16-17日
義大利	Milan		11月17-18日
	Venice		11月18-19日
	Firenze		11月19-21日
	Rome	羅馬大學病院和藥物學教室	11月21-24日
法國	Genoa		11月24日
	Nice		11月24-28日
	Lyon		11月28-30日
	Paris		11月30日-1928年2月29日

法國	Marseilles	Marseille大學本部及醫科大學	2月29日-3月3日
法國 〈 台灣	Napoli		3月5日
	Port-Said (Egypt)		3月9日
	Suez		3月10日
	Colombo (Sri Lanka)		3月20日-21日
	Singapore		3月26日-28日
	香港		4月1日-4月8日
	汕頭		4月9日
	廈門		4月10日
	基隆、台北		4月11日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朱真一，《從醫界看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台北：望春風文化出版社，2007.11）。
- 杜淑純，《台灣現代醫學之父——杜聰明博士留真集》（台北：杜聰明基金會，2011.10）。
- 杜聰明，《中西醫學史略》（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2011）。
- ，《杜聰明回憶錄》（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
- ，《杜聰明言論集1-5》（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2011.04再版）。
- ，《台灣歐美同學會名簿》（台北：台灣歐美同學會，1941）。
- 杜聰明著、杜淑純編，《杜聰明（墨寶漢詩）紀念輯》（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2008）。
- ，《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2012）。
- 林淑慧，《旅人心境：台灣日治時期漢文旅遊書寫》（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02）。
- 林鎮山，《離散·家國·敘述：當代台灣小說論述》（台北：前衛出版社，2006.07）。
- 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03）。
- 陳重仁，《文學、帝國與醫學想像》（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13.11）。
- 楊玉齡，《一代醫人杜聰明》（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2002.11）。
- 楊玉齡、羅時成，《台灣蛇毒傳奇：台灣科學史上輝煌的一頁》（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6.02）。
- 廖炳惠，《另類現代情》（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1.06）。
- 台灣新民報社編，《台灣人士鑑》（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34.03）。
- 劉明修著，李明峻譯，《台灣統治與鴉片問題》（台北：前衛出版社，2008.08）。
- 鄭志敏，《杜聰明與台灣醫療史之研究》（台北：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出版，2005.04）。

B.W.里切、P.伯恩斯、C.帕爾默主編，吳必虎、于海波譯校，《旅遊研究方法》（中國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12）。

Michael Hanne, Eds. *Literature and Travel*. (Amsterdam: Rodopi, 1993.)

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P, 1973.)

Shlomith Rimmon-Kenan.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Zygmunt Bauman著，郭國良、徐建華譯，《全球化——人類的後果》（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08）。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皮國立，〈台灣的中國醫療史之過往與傳承——從熱病史談新進路〉，《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41期（2009.10），頁71-126。

朱真一，〈從醫界看早期台灣與歐美的交流（五）鴉片問題國際化及早期歐美留學生（3）：杜聰明的研究與對事件的感想〉，《台灣醫界》49卷12期（2006.12），頁56-60。

——，〈台灣早期留學歐美的醫界人士（五）第一位官派到歐美的杜聰明博士（1）〉，《台灣醫界》44卷12期（2001.12），頁68-69。

朱迺欣，〈杜聰明與早期民間戒烟運動和鴉片癮治療〉，《台灣神經學學會神經學雜誌》17卷1期（2008.03），頁66-73。

李恒全，〈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史に関する一考察〉，《神戸大学発達科学部研究紀要》14卷1期（2006.10），頁45-54。

杜聰明，〈第四次北美旅行之見聞〉，《台灣科學》24卷3、4合併號（1970.12），頁56-68。

容世明，〈〈長與又郎日記〉的研究價值：台灣醫療史與近代史的觀察〉，《台灣史研究》21卷1期（2014.03），頁95-149。

許宏彬，〈從阿片君子到矯正樣本：阿片吸食者、更生院與杜聰明〉，《科技、醫療與社會》3期（2005.09），頁113-174。

——，〈誰的杜聰明？從科學家的自我書寫出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4期（2004.06），頁149-176。

葉永文，〈日據時期台灣的醫政關係〉，《台灣醫學人文學刊》4卷1、2期合刊（2003.05），頁48-68。

葉龍彥，〈日治時期台灣觀光行程之研究〉，《台北文獻》145期（2003.09），頁83-110。

雷祥麟，〈杜聰明的漢醫藥研究之謎——兼論創造價值的整合醫學研究〉，《科技醫療與社會》11期（2010.10），頁199-265。

劉士永，〈1930年代以前日治時期台灣醫學的特質〉，《台灣史研究》4卷1期（1997.06），頁97-147。

（二）研討會論文

楊倍昌，〈杜聰明對漢醫學的科學想像與中醫體制化〉，「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第三屆年會」論文（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主辦，2011.05）。

